

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
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
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
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
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駑才小
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
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
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
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

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
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系
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
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
樞密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
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
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
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

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

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薛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

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
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叅知政事杜衍為樞密
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
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
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
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
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
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
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

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
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
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
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
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
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
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
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
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
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

瘠且虞我出鎮定搗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
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
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
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
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
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
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
若入寇臣為圍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
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
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

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
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
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
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

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
葬之謂之業冢白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
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
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
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
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
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
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
劔印于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

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
從訓衛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
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
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
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
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
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

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
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
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
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
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
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
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
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
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

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吏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
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
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
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
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
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

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吳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道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

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

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

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瘵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

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階門祗候六年閏
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
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
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
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
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
二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
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
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琛孫男

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
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
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
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
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
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
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
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
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
而退樂道無怨一作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

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其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

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

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
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
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
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
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
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
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
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取復
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

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
以殺為僇兵交兩河腥聞于上帝厭之命我祖宗
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
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
勿剗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
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筮筮足
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
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
公之在母秦國寤鷲旌旗鶴鷹降充其庭云有天赦

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
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
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
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
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
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太子少師致仕謚康靖趙公神道碑

代儼方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羊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
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

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下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
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
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
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
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所謂丈人詩所謂老成書所謂一介臣

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文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

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祕書省著作郎試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詩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公怒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人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曠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

盜賊此流已而選充者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與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隄高一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隄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勅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

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同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

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
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
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
母憂服除召入為翰林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
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
主親酌玉杯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
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
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
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
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

職事辦治詔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
爭云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
言陛下始面諭申錫妾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
天下乃止以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
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刺負董吉燒銀
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黜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
衛未行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
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始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以為重遂與執政建言
宜立為皇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

熙寧中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
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
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
凌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
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
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
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
率常召公陪祠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
疾辭不入見詔中貴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
至特進勳上柱國封永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

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少官虎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
年正月十五日薨于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
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謚貞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
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
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
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
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微通直郎
嗣真宣德郎嗣賢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鞞
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

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強勉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謂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獨公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陰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真命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弃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長誥以贓貶竄海上公坐貶六年而憐誥終人使入上海上勞問賙給

之代馮浩為鄆州吏浩侵月公侵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已俸償之公所為大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辭銘曰

惟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齋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監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祖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民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嘉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俊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

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一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
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
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清淨無為監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祖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民惟時趙公舍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嘉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俊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

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一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
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
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
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
巧便伎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愚迂闊
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入乎然鹿
門子嘗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
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
樵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記
之公家書三萬卷博學多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

右登彼公堂四章

詞也蘇

子曰士之求仕也

才行者偽也

苟志於得而不以其

下而變其學曰吾期

得而已矣則凡可以

百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

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

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

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

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

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

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

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

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驕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序

富貴壽夫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一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乎茂誠諱迎姓邵

而見之於吳興孫某

上丁日詩數百篇余讀

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妙麗女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嚙有味雜以江左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眾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
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豈慨然息以人之難知為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余往見之則猶

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非存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二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
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
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
者哉然且識之以為古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
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日以多於智巧便佞而莫之
止是二者雖不足以亦君子之者之澤在焉則

孔子識之又况其只五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日以語輒曰自今以往文章其
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過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
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
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
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
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
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
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歿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
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

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
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
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
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
不足行求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
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意庶幾晁董之二道春此房
心之野實惟孝秀之出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
徐九月辛丑晦會工

書事之庭實旅百貢先

前列之龜工歌拜三

長年之尾是日也天高氣

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晡晡俯聽二洪之怒號春
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言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
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
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
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
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
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
所事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
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

詩數百首寄余皆清

言謔然不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也愛情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

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
所至翺翔徜徉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
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序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痲痺瘖瘖無所
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
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
至理開感一作惑智不能測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
邪自古論病惟傷寒且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
候應汗應下之類身重輒至不救而用聖散

子者一切不問凡陰

一妻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

連飲數劑即汗出氣已飲食利進神宇完復更不用
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
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
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
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
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羨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
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
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
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

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斬水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策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以久今募信士訪嚴乞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

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

拘羅尊者以訶梨勒

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

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疢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愷當崇善門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

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 皇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

室以安今公之言十 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庶其書于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却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

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

則必以公為首公盡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也然自慶曆已采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魯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也 山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

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
七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
之恨若獲姓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
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
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
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
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
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
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
為之而僥倖其或成六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
天下傳誦至用為將壇為執政攷其平生所為無出
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
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
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
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
一日

六一居士文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中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
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
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
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
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
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
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
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
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
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
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
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
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
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
居士云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六

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
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
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
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
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
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
其可乎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五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六

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
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
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
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
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
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
其可乎

送錢塘聰師聞復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亦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一作生定乎伶玄有
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
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
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窞
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

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
奇語雲煙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
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
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一作觀字
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
嚴法界海慧盡為蘆盧也况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
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屨承蜩苟可以發
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但行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
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舍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
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

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

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俊文游頭骨礪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矣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殺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

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
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
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
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
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尚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曰度數形名豈
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
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

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
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
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
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是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
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
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

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七

表狀

謝賜御書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笋金^{一作樽}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抱^{一作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為異日一笑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七

表狀

謝賜御書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笋金^{一作樽}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抱^{一作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
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
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
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皇帝駕幸太學上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者輦回
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
一日風動四方中謝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
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心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

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
豈如允括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
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
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
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帷永矣馳誠想聞
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
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
慶溢臣工中謝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
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

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
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
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
衿之政長育群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
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鶉音之草
中修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蒼萬宇
之歡心凡有識知舉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辟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

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任人去而蠻夷服
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修復
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
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
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
蒙一洗之恩必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
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辭其禮澤及草木而諱其名此
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

勲高任姒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
保佑合宮均福畢修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序
之位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靈動
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四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
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
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
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 皇
帝陛下文明憲古睿招先天曆象教民本堯舜之智

水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
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
其帝力臣無任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
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日官
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
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著其情實則
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元
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
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

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臣軾伏奉詔書賜臣元祐七年奉元萬年具注曆一
卷者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縣賜璽書亦漢家
寬大之詔實為令典豈是空文中謝伏以望歲者生
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
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銷復之心下有
燮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祗
敬三靈憂勤萬宇為仁百世一昨自然天下之歸教
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
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繇力少助

至仁

迎日推策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
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祈寒
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銷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

賀興龍節表